

「穿金帶銀」反思報告功課_Frank's Submission by 5 May 2025

黃金，自古以來是權力及財富的象徵，多少王侯將相皆視黃金為佩戴首選，以顯其地位尊貴，與眾不同。而印度人對佩戴黃金，更是文化藝術的一部份。印度十九世紀時期的結婚墜錦 Chettiar Tali 以及鑲滿紅寶石，鑽石及綠寶石的黃金頸鏈及耳環等，更展示了首飾是女子生活的一半，不僅是身份的象徵，亦被看成表示禮貌的方式。

印度人狂熱地喜愛黃金首飾，與其流行的嫁妝制度不無關係，女子越多黃金首飾作為嫁妝，代表娘家財富豐厚，亦是嫁得好，尊嚴和幸福的宣示。

在印度支付和接受嫁妝是一個有幾百年的歷史傳統，新娘的父親會向新郎家贈送現金，衣服和珠寶，以表示新娘有一個強大的娘家在支持這段婚姻。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印度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有了顯著的提升，甚至超越了男性，這也可能反映在嫁妝的要求數額減少的一個現象。就如阿蘭得波頓所說的，這是一種身份焦慮和擔憂，害怕自己的尊嚴會被奪去。而這樣的想法到有普遍性，我們會憂慮在別人眼裏，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地位如何，身份是什麼，是否能與社會的成功模範保持一致。可惜的是我們的期待往往較實際情況更高。

要達到這樣的期待，人們往往從愛把自己包裝起來，以逃避被忽視的傷害。當然要包裝自己，是不只於「穿金戴銀」的。

作為我們肌膚的延伸，衣服除了有助人們保溫之外，更直接的就是把我們對自己的想法，個性，甚至價值觀，通過那非語言的交流，展現在我們不同場合，時刻，或群體所需要的外觀認同上。

據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所述，歐洲人在十八世紀末經歷了一場消費革命，上層階級的放棄了華麗宮廷服

裝，轉為選取樸素的衣料，更形成了男士穿着士兵馬褲的一個潮流，與之前的宮廷風格，和高雅衣飾的浮華標準作了一個大改變。

毫不湊巧的是，這些樸素的衣料，縫紉機產生出衣服的長排直線針法的一致性，正是發生在人民普及認字和大規模生產的革命之後。

這種潮流的轉變與時機，好像人民正在宣示封建制度階層的滅亡，換上了樸素勤奮的普羅大眾上場。這時的衣服更像是一種人民的政治宣言。

繼而在美國，人們的衣服和髮型上更展現出革命性的改變態度，具圖像性的蜂巢式髮型和高筒女襪，創造了穿衣服的視覺文化，使穿衣服深深的嵌進了人們的感官生活。

從此，人類從頭到腳都緊緊包裹在衣服裏的千百年歷史，就被引入一個新世界，且興起了不同時代與潮流的生活體驗及嚮往。甚至令服飾潮流成為一種與音樂，繪畫和建築等一同進入了統一的時代色彩及文化。

說到了西方服飾潮流與文化的發展，讓我們嘗試從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來看看這樣的趨向和發展是否與我們的實際生活和心靈所需吻合。

縱觀時裝設計的取向，除了保溫，工作和起居方便所需以外，多少都與我們的情感和慾望有所關連。

有趣的是，中國的佛教或道教的修練路徑，正是通過沉浸於慾望，情感等來體悟人生的空幻，而當中被流傳最廣的《心經》更是其核心概念的框架。

說到這裏，或許我們可以把之前提及十八世紀在歐洲所發生的消費革命的焦點拉回世界的另一端 - 中國，來作個比較。

對於中國十八世紀時社會生活的細緻描繪，而又知名於英語世界的，首推曹雪芹（1715-1763）的《紅樓夢》。此書對中國傳統審美標準的敏銳感知着墨不少，其範疇包括了園林，詩歌，繪畫和書法的鑑賞。當然，每當人物出場時，曹雪芹總是會有人物非常細緻的衣飾描寫。

例如，作者描寫黛玉初見賈寶玉時的情景，他是一位「青年公子…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清石起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

這樣的衣飾都說明了寶玉的身份與地位皆不同常人之處。從作者把服飾描繪得這樣細膩，不難推測，大概這是曹雪芹本人的親身經歷，那些被描繪的奢侈品都是他所接觸過的物品。

我們嘗試看看《紅樓夢》的佛教意蘊。它談的不是一個永恆的「自我」，而是構成眾生導致「自我」的五種情感功能：「色，受，想，行，識」，並以此達到更高的「不二」境界，亦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而這個色，亦泛指「外部世界」和表象，沿此路徑，在小說的結尾，我們得到「不二」觀的線索，亦可解作，「真與假」無異與「空與色」無異。唯有獲得此見識的人，才能得到最終的救贖。

那麼，為何「穿金戴銀」會跟「色空」觀扯上關係？先前，我們提到衣飾已成為一種視覺文化，亦嵌進了人們的感官生活，更與音樂，繪畫等，在不同時代形成了統一的色彩與文化。因此，我們有需要以更深入的精神角度去了解多一點。

中國的繪畫發展源於宗教，因此宗教的發展也表現在繪畫的各種不同法則和形式上，當其思想內涵、審美意識和法則都體現其中，宗教的嚴肅色彩淡化了，使之成為一種熱情的個人情操。

中國畫的留白，給觀者一種飽滿的張力，令人感到氣之充溢和方向感，與西方繪畫的客觀視覺體驗和細膩入微的筆法，形成了兩個對比。或更恰當的說，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

我們都置身於一個紛亂複雜的聲息時代，一個物質名利誘惑的年代，一切都客觀地存在着社會當中。但看不到的生命價值，並不等如不存在，這個「空」是我們的價值信念，是我們生活為人的意義所在。

如何把這耐人尋味的奇妙境界更豐富地生活出來，這絕對不是在外「穿金戴銀」可以成就的事。

當我們回到創世之初，「赤身露體」表示了被天主看見的事物，都在其原初的美善，全然純樸圓滿，而精神與感官之間也沒有決裂和對立，正符合「不二」觀的意義。藉着男女雙方的特質和共融，互相成為對方的禮物。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穿金戴銀」的生活態度呢？或許我們可以參考一些聖經章節以作總結：

「該穿上耶穌基督，不應只掛念肉性的事，以滿足私欲。」

（羅馬書 13 章 14 節）

「要以善行裝飾自己，這才合乎稱為虔誠天主的女人。」

（弟茂德前書第 2 章 10 節）

「關於衣服，你們有憂慮什麼？你們觀察一下田間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不勞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代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的一朵。」

（瑪竇福音六章 28 至 29 節）